

逢周日刊出

藝術，未必是可望而不可即，虛無縹緲。繁榮背後多少人迷失、墮落，當物質浮華得令人心靈無法寄託，心結難以輕易解開時，原來透過簡單的藝術，可以舒緩壓抑的心靈。現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最年輕藝術家廖家宜 (Kiwi)，中四時曾患思覺失調，每天生活在恐懼、黑暗中，難以向人表達，即使求醫亦無助減輕病情；不過一次機緣巧合下，Kiwi 拿起畫筆，嘗試繪畫眼前幻覺，竟漸漸畫出彩虹，最終克服心魔。由亂畫至踏上藝術之路，Kiwi 期望透過自身經歷，分享藝術並非只是孤芳自賞，同樣可以走入群眾；更要證明：藝術可以治療心靈，成為解決問題的曙光。

文：本報記者黃俊鋒 圖：受訪者提供



Kiwi 透過繪畫釋放和克服內心的恐懼情緒，半年後，她的思覺失調治癒了。(蔡文豪攝)

Kiwi

繪畫 克服心魔

治愈思覺失調



▲▼廖家宜的「Miss FAT」系列



記者首次接觸 Kiwi，閒談數句已覺得她性格樂觀、活潑，但原來 Kiwi 卻有一段黑暗的過去。Kiwi 坦言，6 年前就讀中四期間，受到學業及愛情兩方面困擾，「當時自己準備會考，一方面不懂得面對會考壓力，一方面拍拖出現問題，不知如何處理。」Kiwi 在雙重壓力下，突然開始活在幻覺之中，經常看到一些虛無的影像，「每到晚上會突然聽到有怪聲，出現許多幻覺，覺得有人在附近看着我，但其實是不存在的。」這種情況持續半年，其間 Kiwi 家人曾帶她求醫，醫生指她患上思覺失調，並開出鎮靜劑，但她服食後病情沒有好轉，反而令精神更加虛弱。

繪出幻像 嶄露藝術天分

Kiwi 憶述，那半年彷彿活在另一個空間，原本樂觀、活潑的性格逐漸被陰霾遮蓋，情緒經常起伏，卻不懂得向父母、朋友傾訴，只能獨自面對黑暗。機緣巧合下，就讀創意媒體的姐姐鼓勵 Kiwi 嘗試將眼前幻像繪畫出來，Kiwi 於是拿起畫筆，勾勒各種奇怪影像。由最初輕輕數筆至具體呈現，Kiwi 在繪畫期間開始認識自己，逐漸紓解內心惶恐，更透過畫作建立渠道，Kiwi 學會如何與其他人溝通，甚至訴說心事，「當別人看到畫作時，會有興趣問畫作是想表達什麼內容，自己亦會盡量解釋，有時更會愈說愈多，無形中更令我了解自己。」

慢慢地 Kiwi 將眼前的幻像，轉化成畫筆下的圖像，黑暗的人生被塗上顏色，Kiwi 半年後再沒幻覺，更因禍得福，發掘潛藏的藝術天分。Kiwi 認為，當時的經歷成為人生的踏腳石，令她急速成長，「回頭想，這次經歷是一份福氣，或許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，幸運地發現自己的藝術細胞，從此踏上藝術之路。」中五時 Kiwi 開始學習正規的繪畫技術及藝術理論。放榜後 Kiwi 藝術科獲得 A 級，自此堅定她從事藝術的決心，決定入讀香港藝術學院，並於本年底完成學位課程。

透過創作 帶領自己成長

過去 4 年 Kiwi 參與約 20 次不同類型的藝術展覽活動，在各種不同的創作中，Kiwi 逐漸摸索出自己的藝術風格，「每次創作並不一定需要很漂亮、得到別人認同才算成功，只要能夠真切地呈現創作的原意，清晰表達自己所想，這就已經很足夠。」Kiwi 指出，每次創作都會令她加深對自己的了解，「例如有些恐懼的感覺，不懂得用言語表達出來，只能透過畫畫去克服，從創作中帶領自己成長。」

Miss FAT = 自己

從 Kiwi 的畫作中可感受強烈的反差。外形嬌美的 Kiwi，畫筆下創作的不是可愛的卡通圖像，成名作反而是外形肥胖、輪廓怪異的「Miss FAT」，而且大多描繪 Miss FAT 的裸體。Kiwi 解釋，Miss FAT 呈現的正是最真實的自己，潛意識更想透過 Miss FAT，反映自己對當代男性塑造女性既定社會形象的不滿。

反映自己不同變化

2007 年 Kiwi 創造了 Miss FAT，潛意識是透過 Miss FAT 呈現自己，某程度 Miss FAT 等如 Kiwi 的自畫像。Kiwi 認為，雖然現時女性的社會地位已經大幅提升，不過仍有許多對女性預設的框框仍未衝破，「社會自身已賦予女性一個社會形象，例如認為女性天生

追求漂亮，希望成為別人焦點，但為何會有這種女性形象？」

Kiwi 在創作期間，不斷反思當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及女性姿態，「女性的社會形象，原來大都是為男性而設。明白這個事實後，有時都會覺得悲哀。」因此 Kiwi 故意設計一個外貌非常醜陋、輪廓怪異的女性，而且外形肥胖，神情兇惡，給人霸道的感覺。她解釋，Miss FAT 的肥胖，是諷刺當今女性自我膨脹、唯我獨尊。在創作 Miss FAT 期間，Kiwi 不斷滲入個人經歷，真切反映她過去 3 年的心路歷程，「有時會以赤裸形式表現 Miss FAT，畫作下 Miss FAT 的神情、動作，都是在我身上發生的故事。」

設計 Miss FAT 至今 3 年，Kiwi 認為，Miss FAT 已經恍如一面鏡子，剖白她過去 3 年的心理變化，並不時令她反省。



Kiwi 授課情況

相比文字，Kiwi 認為自己對圖像較為敏感，「文字和圖像同樣有很大的感染力，不過圖像較鮮明，可即時令人留下印象，而且較容易捕捉別人的注意，更容易達到與觀眾互動的效果。」Kiwi 喜愛運用鮮艷顏色來創作，但背後是帶出沉鬱的感覺，藉此形成強烈反差。Kiwi 表示，半年前舉行展覽期間，遇上一名素未謀面的女觀眾，在觀賞展覽後，她主動走向 Kiwi 分享自己的感覺，認為 Kiwi 的畫作顏色愈鮮艷，背後反映 Kiwi 的內心愈抑鬱。Kiwi 聽後眼淚不自覺簌簌流下，「那一刻感到很溫暖、很感動，找到有共鳴的觀眾，這是藝術最奇妙的地方，能夠一刹那打通兩個陌生人的心扉。」之後 Kiwi 更與她成為好朋友，互相分享對藝術的看法。

開班教人 藉藝術抒情緒

「藝術能夠觸動心靈，成為舒緩情緒的渠道。」憑着對藝術的信念，Kiwi 舉行不同的藝術創作班，教導學生如何透過藝術表達自己，宣洩情緒。今年 Kiwi 參與深水埗區社區藝術計劃，與區內 12 個非牟利團體合作，教授社區藝術技巧，並且直接面對群眾，分享自己當年透過藝術治愈思覺失調的經歷。Kiwi 說，每次從新聞上看到各種自殺案、家庭暴力案、吸毒案等，都感到痛心，認為原因可能與事主沒有傾訴對象、不懂得排解情緒有關。正因如此，她更希望透過自己的經歷，宣揚藝術，令藝術走入群眾，「如果你問我藝術是否能夠成功治療一個人的心靈，我會答：我正是其中一個被藝術治愈的人。」說完後，Kiwi 莞爾。



▶ Kiwi 的自拍照

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最年輕藝術家

作為「八十後」、即將踏入 23 歲的 Kiwi，是現時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(JCCAC) 最年輕藝術家。回想兩年前搬入藝術中心時，Kiwi 形容自己遇上好運，「當時不少藝術家都申請進來藝術中心，沒想到自己能夠成功。」當時 Kiwi 的工作室位於 8 樓，除忙於布置工作室，Kiwi 亦要兼顧學業及工作，例如擔任美術導師、籌備展覽、繪畫創作等，分身不暇，曾試過因為工作壓力過大，暈倒工作室內，幸得其他藝術家發現送院。

Kiwi 坦言，她是好勝的人，加上藝術中心的其他前輩、同儕都視她為妹妹照顧，不想辜負他們的期望，因此每件事情都會要求盡善盡美，「始終能夠進入藝術中心，都要有相當能力，自己亦不能鬆懈。」

除繪畫外，Kiwi 同時迷上攝影，透過鏡頭捕捉社會的另一面，「攝影可與繪畫相輔相成，希望可以幫到我的心靈及人生能有更多發展及成長。」

